

La Banquière

女银行家

〔法〕乔治·孔雄原著
让·诺利 埃里克·夏内尔改编
杨俊译



女銀行家

〔法〕

scénario de
Georges Conchon
récit de
Jean Noli Eric Chanel
La Banquière

Éditions J'ai Lu

本书根据巴黎我读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女 银 行 家

[法] 乔治·孔雄 原著
让·诺利 埃里克·夏内尔·改编
杨 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南漕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600 册

ISBN7-5327-0169-7/I·078

定价: 1.60 元

原出版者说明

玛尔特·阿诺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时期不容置疑的最富有魅力的人物之一。这位疯狂年代的女性出生于1886年,1925年创办自己的银行,1928年因诈骗罪被判刑。阿诺案件和斯达维斯基^①丑闻一样,在当时曾掀起轩然大波。阿诺于1935年去世。

根据这一真人真事,乔治·孔雄糅合了小说家(1964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和历史学家(著有《我们左派面对路易·拿破仑》,1969年出版)两方面的才能,创造出爱玛·艾凯尔这个人物形象。爱玛·艾凯尔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自由女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女杰,是小额储户的保护者,又是一切权力迫害的对象。电影剧本《女银行家》就此问世了,影片由法朗西斯·吉罗导演。影片的情节曲折跌宕,充满了爱情、仇恨与死亡的波折。

如此动人的故事怎能只保留给电影艺术家自

己,而不写一本好书呢!因此,我们请作家让·诺利(《上帝的赦免》一书的作者,1978年获“书商奖”)和经济学家埃里克·夏内尔(货币史专家,1974年著有《黄金》一书)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讲述这位妇女特殊的一生,她的遭遇为我们展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一幅鲜为人知的图景:在激进派盛典欢宴的幕后隐藏着凶残的暴力。

① 法国巴荣纳市立信贷银行的创办人与经理,以发行股票进行投机诈骗,1933年案发,后畏罪自杀。此金融丑闻牵连许多受贿的政客、议员和阁员,使当局名誉扫地。

第 一 部

1

“小宝贝，将来你可得为我争气啊！”

卡尔·艾凯尔弯着腰，凝视着躺在柳条摇篮里的女儿。孩子那张象皱纹纸似的脸蛋和那双纤弱得象青蛙爪子似的小手露在洁白的毛毯外面。爱玛的皮肤透出初生婴儿特有的白皙澄彻。在连续哭闹了几个小时之后，她终于睡着了。小爱玛呼吸急促，象小猫那样打着呼噜。刚才发的那场脾气以及父亲从她闪着银光的深蓝眸子里发现的暴躁都使生性文静的卡尔欣喜不已。

女制帽商的丈夫以性格柔弱而闻名舒阿塞勒商场，这家商场位于巴黎市第二区的一条商业街。长长的拱形天棚下的商场居民们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身躯如此高大、骨骼如此粗壮、肌肉如此发达的卡尔在生活中竟会如此软弱无能。在通向“九月四日”大街的商场北端，时常久久回荡着女制帽商粗大嗓门的叫嚷声。夏天的夜晚，当窗户敞开的时候，人们能够一字不漏地听到她对丈夫的种种

咒骂。偶尔人们听到卡尔用夹杂着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土话的蹩脚法语低声而胆怯地回敬几句，并以此来开心解闷。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可怜的卡尔却因力大无比而饱经烦恼。十九世纪末期，丈夫狠狠地教训不听话的妻子是常见的事。卡尔的朋友们愤愤不平，天天煽动他去教训老婆。也许是因为害怕闹出人命，这个阿尔萨斯人才对妻子手下留情。他对自己那双令人望而生畏的巨掌放心不下，它能把触碰到的东西全都碾得粉碎。

“你总不能一辈子当受气包啊！”一天，黄昏时分，他俩在王宫广场（巴黎卢浮尔宫北侧）的“摄政”咖啡馆静静地喝柑香鸡尾酒时，好朋友莫依兹·纳唐松又对卡尔说。

“我怕只能这样咯，”卡尔·艾凯尔无可奈何地叹息道。

卡尔和这个女人结婚已经五年了，不幸的是，他对妻子始终怀有恐惧心理。他常常躲在黑暗的房间里扪心自问，到底造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才会得到这种报应。整个商场——这里如同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每个人互相之间的了解胜过对自己的了解——都知道：“穿短裤的是奥兰波·艾凯尔”这句话。这句话当时非常时兴，“穿短裤”意为泼妇女人。可是，泼妇的美名非但没有使帽店女掌柜安分守己，反而助长了她的气焰。“短裤嘛，总得有人穿呀！”奥兰波朝那些对她家中乾坤颠倒的局面表示惊讶的人气势汹汹地宣布道：“尤其是做生意，更得有人拿主意！……”

奥兰波身材瘦小，肤色苍白：这种灰白的脸色是商场居民的共同特征，因为他们几乎从来得不到阳光的照射，也很少得到新鲜空气的拂煦。奥兰波面容清秀，鼻梁笔直，金栗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个髻，她以前一定长得很漂亮。然而，唇边那饱经风霜的皱纹表明她不知有多少希望已经破灭，多少梦想成了泡影！是美满姻缘的幻灭滋生了她火暴的脾气。

既然身强力壮的卡尔躺到床上只会睡觉打鼾——甚至时常在恶梦中用阿尔萨斯土语说梦话——奥兰波只好把他当作一条公牛那样使唤。卡尔担负起全部家务重活。当“艾凯尔”商标在上流社会里逐渐获得良好声誉之后，奥兰波便整日忙碌在店铺楼上的狭窄作坊里。当奥兰波裁剪、缝制并装饰着一顶顶在风流女士中间风靡一时的奇形怪状的帽子时，卡尔却在忙着买菜做饭，搬煤运柴，修补货架；干完家务，他还要把奥兰波的杰作一件件送往高级住宅区或沙龙里。夜幕降临时，奔波了一天的卡尔，双脚火辣辣地疼痛，疲惫不堪地瘫坐在“摄政”咖啡馆的座椅里，掏出大如洗脸毛巾的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朝着对面的老朋友和知心人莫依兹·纳唐松发起牢骚来：

“我有时真恨我的父母！”

“为什么，朋友？”莫依兹问。

“要不是他们热爱法兰西，仇恨德国佬的话，他们就会留在阿尔萨斯，继续当农民。我呢，现在可以在乡下养养奶牛啊、小牛犊啊，喂肥猪啊，过个太平日子。我可以当家作主，这个女人也就没法把我当佣人使唤了……”

莫依兹深表同情。他尽力为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倒霉伙伴加油打气。可惜一切鼓励都白费口舌；这个庞然大物早已习惯对老婆委曲求全。他之所以特别怕老婆，正因为他心中始终不渝地爱着她。

卡尔和莫依兹在阿尔萨斯是同村人。在那个年头，做一个阿尔萨斯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举国上下都渴望收复这片美丽的土地，可是公众舆论总爱把东部地区的居民和可怕的德国征服者混为一谈。只要看看舒阿塞勒商场的情形就可明白：帽店女主人兴隆的生意招惹了巴黎小店主们对可怕的德国和讲话带有德国口音的法国人的忌恨。

卡尔却逃脱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歧视。受气丈夫一般总能避免这类麻烦，他得到的同情多于仇恨。当然，阿尔萨斯人的拳头也是使人谨慎小心的原因。然而，莫依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那将背带绷得紧紧的圆鼓鼓的身躯，乐天派似的胖乎乎的脸颊，温柔明亮的眼睛，又宽又大的鼻子，以及在证券交易所里偷偷进行的小生意——他也替卡尔那份微薄的遗产求取利润——尤其是他的犹太血统，无一不激起别人的敌对情绪。“犹太人加阿尔萨斯人，”他时常说，“一个人身上集中的缺点太多了。”他深知，任何一桩好生意都会招致别人的妒忌，所以每次投机成功之后，他都不露声色，他甚至规定自己要经常装出一副苦涩的笑容。对莫依兹的证券交易，卡尔是难得的几个知情人之一。有些天的傍晚，在咖啡馆里，莫依兹要来两杯香槟酒，带着狡黠的神情说：

“今天呀，”他承认道，“过得还不算太坏……”

“得啦，莫依兹！”艾凯尔打趣说，“你叫我想起那些农民，他们躺在塞满金币的床垫上，嘴里却不断抱怨收成不好！”

一天下午，从不生病的奥兰波忽然恶心呕吐起来。“一定是奶油蘑菇吃多了，引起肝脏反应。”她恼火地大声说。她赶紧喝了些维希矿泉水和洋甘菊冲剂，并实行禁食。可是，第二天症状反而加重了：头晕恶心，两腿沉重，精神倦怠，更糟糕的是，好斗的情绪明显减退。这些不适使她忧心忡忡。连续恶心一个星期后，她的脸色比平日更加苍白。于是，她决定到离商场不远的圣·黛蕾斯大街去看赛丽娜医生，这是隔壁杂货铺老板娘介绍的。女医生短发花白，脸庞方正，声音洪亮，是一位经验丰富、善于探究的大夫。经过仔细的听诊检查——大夫的触摸使奥兰波很不自在！——她宣布说：

“亲爱的夫人，您怀孕了。”

奥兰波付了五法郎，在回到商场的路上，边走边想，天主的意图真是难以捉摸，大自然的奥秘也深不可测。难道就是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功夫吗？一天晚上，卡尔睡不着，只费了一点点时间，竟然使她怀孕了。婚后那么多年，她从未体会到肉欲的高潮——她甚至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而现在她却要生孩子了！

“一定是个男孩，”她断言说。

“我希望是个女孩，”卡尔轻声说。

两人怀着相互矛盾、截然不同的愿望。只有阴差阳错

的命运才会把他们配成夫妻。对奥兰波来说，想要个男孩，今后能得到向往已久的一个男子汉的扶助。在母亲的教养下，老天保佑，但愿儿子和父亲毫无相象之处。对卡尔来说，想要个女孩，日后便能得到一点温存，有一个可宠爱的对象。在父亲的养育下，女儿肯定会和母亲截然相反。

苍天一向对这个阿尔萨斯人过于残酷，也许为了向他表示歉意，听从了他的祈祷：奥兰波果然生了个女儿。从爱玛降生的第一秒钟起，卡尔就全心全意地抚育她。他计算着需要多少时日，这个哇哇啼哭的小家伙才能学会说话走路，长大成人，自己才能和她一起谈心散步。孩子刚满月，妻子马上又埋头制帽，自然是卡尔来给孩子喂奶洗澡，哄她睡觉。他常常把爱玛抱在自己宽大的胸前，唱完一首阿尔萨斯摇篮曲后，动情地再三说道：

“将来你可得为我争气啊……喔！小宝贝，你享有一切权利……”

卡尔寡言少语，但事事用心。他对女儿爱玛倾注了全部热情、耐心和期望，就象一位训练斗鸡的驯养员。卡尔觉得，爱玛对单词拼写心不在焉、对语法的要点满不在乎的现象不能算不祥之兆。他和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文化或才智对女人来说都无足轻重：只要她能惹人注目就行。因此，他所关注的是女儿身上是否流露出了会梳妆打扮，卖弄风情，撒娇作态和耍弄手腕的先兆，唯有这些特点才能使女儿进入社会，才算得上她的嫁妆。

“一个漂亮女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卡尔对莫

依兹解释说，“必须有高傲的举止，天鹅般的长脖子，丰满的胸脯，肥大的臀部和纤细的踝骨。”

为此，卡尔常用生物学家的眼光观察着女儿未发育的身体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他常常忧悒。孩子八岁那年，他怕她的脖子将来不够细嫩。后来，他又担心孩子的身材缺乏风流女郎的苗条，而正是那些容光焕发的美人儿能点缀着马克西姆餐厅里宵夜者的疯狂晚会与淫逸之夜。说实在的，爱玛虽然稚气未脱，她的体态却隐隐约约地表明她将来是个体魄结实的姑娘；臀部窄小，腹部象男孩般扁平，步履轻捷坚定，显示出她刚强的性格。

与同龄女孩相反，爱玛不爱饶舌多嘴，而喜欢观察。她那碧蓝的目光，哪怕在启齿微笑时，也不失威严。她年纪不大，却已傲气十足。这些优点，或者说这些缺点，到底是从谁身上继承来的呢？这是个谜。

遇到奥兰波训斥她时，孩子总是两眼直瞪着母亲。想要让她屈服，非得用揍耳光的恫吓才能奏效。

“将来这孩子肯定给我找麻烦！”奥兰波一边把缝衣针狠狠地扎进细毡针插，一边伤心地说。

同龄男孩都知道提防着爱玛。她常去莫里哀喷泉和王宫花园滚铁环玩耍，那一带的顽童想要欺侮她的话，必须三思而行。根据经验，他们知道舒阿塞勒商场的小姐能斗善殴。人们不止一次看到初出茅庐的小流氓在这个怒气冲冲的女孩面前抱头鼠窜。

“真是个假小子！”每当爱玛把从男孩子手里抢来的玻璃弹子作为战利品带回家时，卡尔都欣喜若狂地说。

爱玛大约十五岁那年，六月的一个炎热下午，莫依兹带她到卢浮尔宫前的卡卢塞尔广场花园去散步。他半真半假地对爱玛说：

“你要再这么和男孩子打下去，将来连你丈夫也得留神自己的牙齿！”

爱玛猛然收住脚步。她的两颊涨得通红，当然不是因为害臊，而是恼怒。她愤愤地回答：

“我这辈子不结婚，莫依兹先生！”

“是吗！你倒是从来不喜欢玩洋娃娃，难道将来也不想抱抱孩子？”

“啊，不！绝不！”

爱玛越生气，莫依兹越想逗弄她：

“你难道不愿意在卷心菜里找个漂亮的小男孩（在法国，大人们常常这样回答儿童关于孩子是怎么出生的问题），或是在玫瑰花里找个小女孩吗？”

“您别以为可以用这种蠢话来哄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莫依兹先生：我讨厌男孩子。他们肮脏粗野，满脸长着疙瘩，身上还有股臭味。我只爱两个男人，爸爸和您。”

“得啦，咱们不说了。不过，用不了多久，你会改变看法的。”

“我看不会，先生。男孩子喜欢吵架撒谎，长大了就更糟糕：一个个都变成酒鬼！”

“谁给你灌输这些看法的？”

“妈妈。她不是永远都错的呀。”

莫依兹打量着她那高挺的鼻梁，柔嫩的嘴唇，倔强的下巴——一个小酒窝又使它稍显温和——特别是她那双碧蓝透亮的眼睛。毫无疑问，艾凯尔小姐将来会很漂亮。一定非常漂亮。莫依兹苦笑了一下。他为自己的年龄而惋惜，对将来能紧紧搂抱这个少女的幸运儿羡慕不已。他俩朝着土伊勒里街心花园的大喷水池继续散步，突然都变得默默无语。少女稚嫩的胸脯在衬衣下微微隆起，在她身旁，三十五岁的莫依兹感到自己衰老了。里沃利大街上传来一片喧嚣，出租马车、双篷马车、大车和运货车的隆隆声，夹杂着嗒嗒的马蹄声。一对对男女在他们身旁走过。孩子们乱跑乱窜，有的笑、有的叫、有的哭、有的闹。穿着茜红制服的军人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好象点缀在绿色草坪上的丽春花。莫依兹想：要是在战场上，他们都是些醒目的靶子。他舒了一口气，摘下帽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爱玛默默地走着。莫依兹怕她陪伴自己会感到无聊，就又开口说道：

“你母亲对你赞不绝口。”

“哪儿的话！她只会训斥我，指责我。她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什么‘你没个笑脸’啊，‘你一点儿也不温柔’啊，‘你走起路来象个骑兵’啊，‘小心别上男孩子的当’啊，‘你成天板着脸，一辈子也找不到丈夫’啊……这些话难道是称赞我吗！”

“那当然不是。不过，你不在家时，她就说你手巧，你将来做的帽子肯定比她强。她还自豪地对顾客们说，你已经具有一定的审美观，可以设计新式样了。”

“这倒可能，但是，我不会一辈子做帽子的。我也不会长久地呆在商场的玻璃天棚下面发霉。”

“哎呀！幸亏你母亲没有听见这些话。那你打算将来干什么呢，小野心家？”

“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总有一天要发财。我要指挥别人。”

“指挥你丈夫……”

“我再说一遍，莫依兹先生，不会有什么丈夫。我可不愿意背上这个包袱。”

莫依兹惊讶地收住了脚步。

“这可不是女孩子的想法呀，爱玛。要是神甫听见了，他准会叱责你的。女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看家做饭，生儿育女。骄傲是男人们的字眼！还是忘了这些违反常理的过激言词吧。来，我请你吃黑铃铛果冰淇淋。”

莫依兹很快就把爱玛的奇谈怪论忘得一干二净，认为这是年轻人玩世不恭、倔强对抗的表现……



光阴似箭。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在无休止的单调中流逝。

奥兰波继续裁剪缝制，设计创新。爱玛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把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订制的、装饰着蜡果、绢花、小鸟和羽毛的帽子送上门去。至于卡尔，他干的活越来越少。全身的力气仿佛因为无用武之地而突然消失殆

尽。稍一活动，他便感到精疲力竭，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幽暗的卧室里，躺在铺着厚厚三层褥子的床上度过。昔日的彪形大汉如今连呼吸都十分困难，剧咳使气管火辣辣直疼痛，脖子都暴出了青筋。莫依兹继续在交易所的圆形大厅里买空卖空，每天下午照例都来和卡尔聊上一阵，老朋友的健康状况使他忧心忡忡，悲伤万分。

2

除了德雷福斯^①上尉恢复名誉引起过一阵短暂的兴奋之外,无论是英法关系的改善,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大利将利比亚殖民化,或是未来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工程,简而言之,二十世纪初叶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无法激起舒阿塞勒商场玻璃天棚下的居民们的热情。

白昼接连着黑夜。夫妻吵架之后,晚上又你恩我爱。商场的店主们早晨开门营业,傍晚收摊关店。虽然商场离歌剧院广场仅两步之遥,与林荫大道、音乐咖啡馆和大小剧场也相距不远,可它仍象个与世隔绝、壁垒森严的营地,人们只知道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悄悄地发家致富。每当夜幕降临,店铺铁栅门关闭的时候,商场里就散

^① 德雷福斯案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轰动法国并将全国的政治力量划分成两大派别的政治事件。